



潘美月 · 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献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7 冊

蘇軾《東坡志林》研究

李月琪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蘇軾《東坡志林》研究／李月琪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4+140 頁；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第 17 冊)

ISBN : 978-986-6657-67-2 (精裝)
1. (宋) 蘇軾 2. 筆記 3. 文學評論
857.15

97012754

ISBN - 978-986-6657-67-2



9 789866 65767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第十七冊

ISBN : 978-986-6657-67-2

蘇軾《東坡志林》研究

作 者 李月琪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七編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蘇軾《東坡志林》研究

李月琪 著

作者簡介

李月琪，台灣省澎湖縣人，西元 1980 年生。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畢業，現任中學教師。

提 要

蘇軾的《志林》與《手澤》這兩部生前未完成之作，經後人的合併整理，成為《東坡志林》一書。《東坡志林》中，包含了蘇軾平日生活的言行、見聞、感觸等等諸方面的記載，是蘇軾眾多著作中，最能展現其真實面貌與性格特質的一本。可惜的是，目前關於《東坡志林》的研究，仍是少見。本文研究即以凸顯《東坡志林》的特點，與發掘此書的影響貢獻為目的。並且強調此書不能僅被視為筆記小說，更應注意到它是具有錄實記真特色的筆記，是很具價值的文獻史料。

本文的內容分為五個部分：

- 一、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與動機，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筆記與筆記小說的界說。
- 二、蘇軾及《東坡志林》：略述蘇軾生平及其撰《志林》、《手澤》的情況，再討論《東坡志林》一卷本、五卷本、十二卷本等三種主要版本的流傳與特色。
- 三、《東坡志林》之文體內容：本論文將《東坡志林》的文體分為小說文、小品文及論辯文三類。討論小說文類志人與志怪的內容，小品文類記遊、閒適、說理、交遊、知識小品的內容，論辯文類中的史論文與辯體文。
- 四、《東坡志林》之寫作特色與技巧：探討《東坡志林》言簡意深、文兼議理、韻散雜夾、載時記日、贊語運用等主要的寫作特色，及譬喻、用典、設問、排比、映襯、頂真等主要的寫作技巧。
- 五、結論：闡述《東坡志林》具有提供蘇軾生平研究的資料，與成為蘇軾文章研究的素材之貢獻，又有啟發小品文的流行，及推動文言小說的演進之影響。《東坡志林》是重要的文獻資料，也是後人從事文學創作時仿效的典範。文末則言相關研究未來可發展的方向。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方法	2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3
一、蘇軾著述版本研究	3
二、蘇軾散文之研究	4
第三節 「筆記」與「筆記小說」的界說	6
第二章 蘇軾及《東坡志林》	9
第一節 蘇軾生平與《東坡志林》	9
一、蘇軾之生平	9
(一) 眉州少年步仕途	9
(二) 熙寧變法起政爭	11
(三) 烏臺詩案謫黃州	12
(四) 元祐黨爭貶嶺外	13
二、《東坡志林》之成書	15
(一) 著述經過	15
(二) 《志林》與《手澤》	17
第二節 《東坡志林》的版本流傳	20
一、一卷本《東坡志林》	21
(一) 淵源流傳	21
(二) 版本特點	22

二、五卷本《東坡志林》	23
(一) 淵源流傳	23
(二) 版本特點	26
三、十二卷本《東坡志林》	27
(一) 淵源流傳	27
(二) 版本特點	28
第三章 《東坡志林》之文體內容	33
第一節 《東坡志林》的文體分類	33
一、小說文類	34
二、小品文類	38
三、論辯文類	40
第二節 小說文類之內容	43
一、志人小說	43
(一) 古人軼事	43
(二) 時人近事	45
二、志怪小說	47
(一) 神仙鬼魅	48
(二) 奇夢異事	52
第三節 小品文類之內容	55
一、記遊小品	56
二、閒適小品	59
三、說理小品	61
四、交遊小品	64
(一) 親朋摯友	64
(二) 方外友人	66
五、知識小品	68
(一) 歷史時政	69
(二) 文物遺跡	71
(三) 修性養生	73
(四) 科技訣竅	76
第四節 論辯文類之內容	78
一、史論文	79
二、辯體文	86
第四章 《東坡志林》之寫作特色與技巧	89
第一節 《東坡志林》的寫作特色	90

一、言簡意深	90
二、文兼議理	92
三、韻散夾雜	94
四、載時記日	96
五、贊語運用	98
第二節 《東坡志林》的寫作技巧	100
一、譬 喻	101
二、用 典	103
三、設 問	105
四、排 比	108
五、映 襯	110
六、頂 真	112
第五章 結 論	115
第一節 對於蘇軾研究的貢獻	115
一、提供蘇軾生平研究的資料	116
二、成為蘇軾文章研究的素材	118
第二節 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	120
一、啓發小品文類的流行	121
二、推動文言小說的演進	122
三、其 他	123
第三節 總 結	126
參考資料	129
附 錄	137
附錄一：《東坡志林》主要版本題名列表	137
附錄二：《東坡志林》論古篇目對照表	138
附錄三：五卷本《東坡志林》文體分類表	13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一、研究動機

中國歷代流傳的筆記，何其之多，當中所論及的範圍，又何其之廣，非其他文學體類，所能相比的。由於歷代筆記中，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即使有不少人將它們視為筆記小說，但以不收小說為原則的歷代史書，仍將筆記收入其中。《四庫全書》將這種筆記體類的文學著作，收錄其中，隸屬於子部雜家類。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詳述云：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為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後人著錄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為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為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註1〕

〔註1〕 見於（清）永瑢、紀昀等編：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83年10月，初版），第三冊，頁539。

甚至有史書引用筆記著作者，如章群《通鑑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一書，就在考論《資治通鑑·唐紀》與《新唐書》中，引用筆記的情況。^(註 2) 這種種的跡象，都顯示著筆記一類的作品流傳，有其不凡的價值及意義。這種雜著筆記之文類，到了宋代，可算是完全的成熟，創作數量，也相當驚人，《筆記小說大觀》中，收錄的宋代筆記就有四百餘部之多。許多當時著名的文人，都有筆記著作問世，如歐陽修《歸田錄》、司馬光《涑水記聞》、蘇軾《東坡志林》、陸游《老學庵筆記》等等。不過，關於宋代筆記的研究，卻是寥寥可數，甚是可惜。

宋代，是中國史上文化、知識最輝煌的朝代，也是千古風流人物——蘇軾誕生的時代。然而，宋代的高度文明，並未使國家強盛壯大；蘇軾的才富五車，也未使其仕途平步青雲。這羸弱之國與失意文人的交織，竟也成了一段引人入勝的史話。積弱不振的國政，激起蘇軾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奔向仕途。而百般羈絆的遊宦人生，卻帶給蘇軾超然豁達，又不流於消極的生命體悟，是凡人難以到達，而又特別嚮往的境界。因此，人們追求、探討蘇軾的作品，想一窺蘇軾的內心世界，也為自己的靈魂，尋找一個出口。奇特的是，在眾多蘇軾作品中，《東坡志林》是最貼近蘇軾平日生活，最能表現個人特質的一部著作，但在多不勝數的蘇軾研究中，居然獨漏《東坡志林》的深入探討。所以，本文選定蘇軾《東坡志林》為研究的主題，不僅期望可以稍稍填補蘇軾研究的空缺，也能藉此了解蘇軾的生命意義，以及彰顯該書的價值與貢獻。

二、研究方法

《東坡志林》研究的起點，就從作者蘇軾生平述說開始。蘇軾生平的研究，是循著時間的前進，探討蘇軾一生的經歷，再著眼至蘇軾撰作《志林》、收集「手澤」的過程，而進入到《東坡志林》的版本研究。

《東坡志林》的版本流傳，頗為曲折複雜，需要使用到歷史研究法，將《東坡志林》自宋代到今日的流傳，做仔細的研究。又需使用到比較法與校勘法，分辨出各個不同版本的差異，及不同版本、著述間拼湊、多出、乙倒等情形。最後再綜合各家論述，推選出本文研究時，最合適的底本。

接下來，《東坡志林》的文體內容研究，與寫作特色、技巧的探討，則會利用分析法，將書中各篇文章形式、內容性質、顯著特色、運用技巧等，加以提出分類。再以歸納法，使有共同特點的篇章，歸於同類，合併討論，成為《東坡志林》的主

(註 2) 可詳見於章群著：《通鑑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999 年 6 月，初版一刷）。

要內容與特點。如此一來，就各個歸類，作深入的研究，蘇軾心理狀態也有較明顯且具體的呈現。此外，在內容文體探討部分，還會列表統計《東坡志林》的各文體內容，在書中所占份量的多寡情況，以助於定位《東坡志林》的文學屬性。

最後談到《東坡志林》一書對後世的貢獻，將藉著後人對於蘇軾的作品以及與《東坡志林》相關的評論，來評判《東坡志林》對於後世的影響。或是藉著分析後世之作，有與《東坡志林》相似之處，來推測此書的影響層面。所以，此處將會運用到分析法與批判法。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本文大致分為蘇軾生平研究、《東坡志林》的版本流傳研究、《東坡志林》的文體內容論析、《東坡志林》的寫作特色與技巧探討，及《東坡志林》的影響貢獻等部分。在進行研究時，本文則會運用到分析法、歸納法、比較法、歷史研究法、批判法、綜合法、校勘法、統計法等研究方法，以為《東坡志林》一書的研究，做最大的努力。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關於蘇軾的各種研究資料，可謂多如繁星，當中與《東坡志林》研究，有所關聯的前人研究成果，以下分兩部分說明。

一、蘇軾著述版本研究

蘇軾是位多產的作家，他的傳世著述，非常多種。只是他的著作流傳於世的時間，已相當長久，繁多的著述，難免發生版本雜亂、正偽難辨等問題。所以有許多的碩學先進，投入精力於蘇軾著述版本的研究，以下略舉數篇相關著作說明。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末期，有王景鴻〈蘇東坡著述版本考〉（註3），文中論及的蘇軾著述，共五十九種。文中依四部順序排列蘇軾著述，每書各考其存佚，辨其真偽，述其內容及版刻源流，記其版式行款，勘其優劣異同等。到了八〇年代末期，則有劉尚榮著《蘇軾著作版本論叢》（註4），考辨宋刊《蘇軾全集》、宋刻集注本《東坡前集》、《東坡外集》、明版《蘇軾文集》選本等等八種蘇軾著述。九〇年代時，陳

[註 3] 見於王景鴻：〈蘇東坡著述版本考〉（上），《書目季刊》第四卷第二期（1969年12月），頁13～54。與王景鴻：〈蘇東坡著述版本考〉（下）《書目季刊》第四卷第三期（1970年3月），頁41～81。

[註 4] 見於劉尚榮著：《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市：巴蜀書社出版，198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總頁232。

雄勳著《三蘇及其散文之研究》中兼有〈東坡著述考徵〉〔註 5〕，是關於蘇軾著作四十種的研究。吳雪濤著《蘇軾考論稿》〔註 6〕中，也有〈蘇東坡集訂誤舉隅〉、〈蘇軾佚文匯編疵瑕舉要〉、〈蘇詞編年訂誤三題〉等校勘之章。九〇年代末期的曾棗莊〈南宋蘇軾著述刊刻考略〉〔註 7〕一文，則是針對南宋時期，宋人對蘇軾著述的研究、整理、刊刻情況，作一考略。此外，一文專論一著述者，則有田志勇與何硯華合撰的〈仇池筆記的版本和校勘時的版本選擇〉〔註 8〕一篇，此文專論蘇軾《仇池筆記》的版本及校勘版本的選擇。

這些研究中，有的直接提到《東坡志林》的版本流傳狀況，有的則是間接透露著與《東坡志林》流傳相關的訊息。可是，若要有完完全全談論《東坡志林》一書的研究，則十分少見。此時這些蘇軾著述的相關研究，就成了研究《東坡志林》時，重要的參考文獻了。

二、蘇軾散文之研究

在蘇軾研究中，蘇軾散文的內容風格探討，受到先進們關注的目光，遠甚於蘇軾著述版本的考察。所以，關於蘇軾散文的研究專論，自然也就不少。當中不乏與《東坡志林》一書相關者，這些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可謂為之後《東坡志林》研究的建構基石。

首先，在散文內容研究方面的專書，以徐中玉《蘇東坡文集導論》〔註 9〕與王更生《蘇軾散文研究》〔註 10〕為代表。《蘇東坡文集導論》探討蘇文內容，兼述蘇軾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反映觀點、哲理性來源等等議題；《蘇軾散文研究》一書，在論述散文內容外，還有蘇軾的文學主張、散文藝術、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等等問題的探討篇章。在學位論文部分，則有洪劍鵬《東坡嘲戲文研究》〔註 11〕、謝敏玲《蘇

〔註 5〕 見於陳勳雄著：《三蘇及其散文之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91 年 11 月，初版），〈東坡著述考徵〉，頁 154～199。

〔註 6〕 見於吳雪濤著：《蘇軾考論稿》（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總頁 269。

〔註 7〕 見於曾棗莊：〈南宋蘇軾著作刊刻考略〉，收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五期）（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99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263～281。

〔註 8〕 見於田志勇、何硯華：〈仇池筆記的版本和校勘時的版本選擇〉，《蒙自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一卷第三期（1999 年 6 月），頁 42～47。

〔註 9〕 見於徐中玉著：《蘇東坡文集導讀》（成都市：巴蜀書社出版，1992 年 4 月，第一版第二印刷），總頁 316。

〔註 10〕 見於王更生著：《蘇軾散文研讀》（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出版，2001 年 2 月，初版），總頁 365。

〔註 11〕 見於洪劍鵬撰：《東坡嘲戲文研究》（臺中市：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賦史論散文研究》（註 12）、紀懿珉《蘇軾記遊文研究》（註 13）……，他們都是先設立研究主題，再從蘇軾眾多散文中，擷取符合主題的篇章，以進行研究。然而，蘇軾散文內容研究中，也有與《東坡志林》直接相關的討論，如：李慕如〈蘇東坡《志林·論古十三首》之研究〉（註 14）與張建勛〈志林管窺〉（註 15）二篇。前者是以論古性質的十三篇散文為研究對象，後者則是淺談了《東坡志林》的內容，流露出蘇軾真實的思想情感。其次，關於蘇軾散文藝術的研究，有黃美娥《蘇軾文論及其散文藝術》（註 16）一篇碩士論文，針對蘇軾論辨體散文、序跋體散文、贈序體散文、雜記體散文、書牘體散文、諷諭體散文等的散文藝術，加以探討，並論述蘇文的思想特色與藝術特色。其他以蘇軾散文藝術為主的單篇論文，更是不勝枚舉，如：牛芙珍〈蘇軾短制散文的境界之美〉（註 17），分析蘇軾短制散文思想境界，和藝術境界兩方面的審美特點。王文龍〈東坡散文藝術探微〉（註 18）則稱蘇軾散文妙造自然、溢為奇怪，並述其散文的創作特色。洪柏昭〈蘇軾雜記文中的藝術特色〉（註 19）則將蘇文分為構思、謀篇、表現手法三方面來討論。

由於目前蘇軾研究中，《東坡志林》仍然缺乏有系統的研究，多半都只是附帶一提，或是兼論述及的性質，可見蘇軾研究的領域中，還存留著一片《東坡志林》研究的空間，有待開發。也就是說本文的立足之地，並未因蘇軾研究的領域，已有太多的成果呈現，而變得狹隘不堪。事實上，眾多先進們的研究成果，反而提供《東坡志林》研究發展的動力，給予《東坡志林》研究很大的助益。

1990 年 4 月），總頁 96。

- (註 12) 見於謝敏玲撰：《蘇軾史論散文研究》（高雄市：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1 月），總頁 274。或見於謝敏玲著：《蘇軾史論散文研究》（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0 年 5 月，初版），總頁 274。
- (註 13) 見於紀懿珉撰：《蘇軾記遊文研究》（新莊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總頁 99。
- (註 14) 見於李慕如：〈蘇東坡《志林·論古十三首》之研究〉，《屏東師院學報》第九期（1996 年 6 月），頁 291~326。
- (註 15) 見於張建勛：〈志林管窺〉，《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十四卷第二期（總第二十七期）（1998 年），頁 63~67。
- (註 16) 見於黃美娥撰：《蘇軾文論及其散文藝術》（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6 月），總頁 210。
- (註 17) 見於牛芙珍：〈蘇軾短制散文的境界之美〉，《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八卷第二期（2002 年 6 月），頁 11~13。
- (註 18) 見於王文龍：〈東坡散文藝術探微〉，收於《東坡文論叢》（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 29~48。
- (註 19) 見於洪柏昭：〈蘇軾雜記文中的藝術特色〉，收於《東坡文叢論》（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 59~70。

第三節 「筆記」與「筆記小說」的界說

筆記與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長期處於雜糅共生的狀態，「筆記小說」一詞也因此應運而生。只是「筆記小說」一詞的出現，使得人們對於筆記與小說二者的概念界定，越來越模糊。「筆記小說」一詞當中，「筆記」與「小說」的關係，是偏正關係，抑或是彼此地位平等，成為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況且，筆記文學的發展與研究，也因為「筆記小說」一詞的緣故而受限，甚至附庸於小說之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所以，將筆記與筆記小說作個明確的界說，是有必要的。

筆記，最早是用以指稱散文，與辭賦等韻文對稱的。《藝文類聚》卷四十九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云：「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註20)就是辭賦與筆記的對稱。劉勰《文心雕龍·才略》亦曰：「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註21)此處的筆記亦指散文而言。劉勰同書〈總術〉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註22)因而可知，注重辭采，崇尚駢儷的南北朝文壇，將不嚴格講究格律的散行文字，都稱爲「筆記」。久而久之，一切用散文寫成的隨筆短文，就統稱爲「筆記」。做爲一種文體，「筆記」中所包含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凡是不能歸類的各種雜識、札記、筆錄等等，都能列入筆記之內。到宋代時，有宋祁著《宋景文公筆記》，首次以「筆記」爲書名，開始了文人將記錄所見所聞的雜記之作，命名爲筆記、筆談、筆錄、隨筆等的流行^(註23)，而筆記寫真記實，也逐漸成爲一種習慣。

但由於筆記有隨聞雜錄的特徵，且不具有經典的性質，難免被列爲與「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造」^(註24)的「小說」，同屬「小道」的地位，並被歸入小說文類當中。所以，有人將魏晉南北朝以來，筆記體式的短篇創作與著述，稱之爲「筆記小說」，視筆記爲小說文類中的一支。然而，就「小說」此一文體本身而論，是有古

[註20] 見於（唐）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臺北市：文光出版社出版，1974年8月，初版），第二冊，卷四十九，頁879。

[註21] 見於（梁）劉勰撰，王利器校注：《文心雕龍校證》（臺北市：明文書局出版，1985年10月，二版），卷十，〈才略第四十七〉，頁283。

[註22] 見於同註21，（梁）劉勰撰，王利器校注：《文心雕龍校證》，卷九，〈總術第四十四〉，頁267。

[註23] 有關宋人以筆記、筆談、筆錄、隨筆爲名的筆記著作情形，可見於張暉著：《宋代筆記研究》（武昌桂子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993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1~3。

[註24] 見於（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出版，1996年8月，初版四刷，《二十五史》本），第二冊，卷三十，《藝文志》，頁899。

今意義上的不同，陶敏與劉再華〈筆記小說與筆記研究〉一文的研究發現：

古代的傳統目錄學意義上的小說和今人所說的純文學的小說性質是不同的：前者多是實錄，後者則提倡虛構；前者既可以是敘述體的故事，也可以是毫無人物情節可言的雜記或純學術性的考辨，後者則是一種純粹的散文體敘事文學；前者在內容和形式上與筆記接近甚至等同，後者雖然源出於前者，卻最終發展出了成熟的現代意義的小說——唐傳奇。^{〔註25〕}

此處陶、劉二人言古代傳統目錄學中，所意識到的小說，多是實錄。其實過去是「九流十家」之一的小說家，指得不只是實錄，也包含了傳聞。當中實錄部分，是相當接近筆記的。可是到了現代，小說已明確的被定義，指像唐傳奇那樣，作者是刻意的鋪陳描述，以人物為中心，具有情節、結構的故事內容，闡述特定主題思想的文學作品，與筆記的性質，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筆記與小說的地位，應是平等的；筆記小說也應定位為介於筆記與小說中間，既具有筆記性質，又具有小說性質的一種文體。嚴格來說，筆記小說應被稱為「筆記體小說」。



筆記、小說、筆記小說關係圖

這樣的看法，已漸漸被人們所接受，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導論》云：「所謂『筆記小說』，就是指那些鋪寫故事、以人物為中心而又較有情節結構的筆記作品。」^{〔註26〕}又云：「『筆記小說』是文學作品，是屬於小說範疇。」^{〔註27〕}他視筆記小說為筆記作品，也屬小說範疇。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將魏晉到明清的筆記，分為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與考據、辨證類等三類筆記。又說：「這裏的第一類，即所謂『筆記小說』，內容主要是情節簡單，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說的規模。二三兩類，……大都是隨手記錄的零星的材料。這兩類只能算作『筆

〔註25〕 見於陶敏、劉再華：〈筆記小說與筆記研究〉，《文學遺產》第二期（2003年），頁109。

〔註26〕 見於吳禮權著：《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5月，初版第二次印刷），頁2~3。

〔註27〕 見於同註26，吳禮權著：《中國筆記小說史》，頁4。

記』，不宜稱為『筆記小說』。」（註28）由上述可知，劉葉秋也認為筆記小說，是筆記與小說的混合體。

能夠分辨筆記與筆記小說的差異，對二者都有好處。筆記與筆記小說最大的差異，在於筆記多半是真實描述見聞的，筆記小說則可透過想像虛構的寫作，反映真實世界的情況。筆記中保存的文獻記錄，常常被後人引用，所以這些文獻記錄，應該經過仔細的考證，才能顯現出筆記的價值與貢獻。而筆記小說可以傳達作者的思想，又是特意創作的文學作品，其文學價值自然不能與普通的隨筆相較。

[註28] 詳見於劉葉秋著：《歷代筆記概述》（臺北市：木鐸出版社出版，1985年），頁4。

第二章 蘇軾及《東坡志林》

蘇軾才華洋溢，一生著作繁多。然而，他仍有不少作品，來不及於生前成書示人，只能由後人加以集輯出版，《東坡志林》正是這樣的情形。蘇軾的人生多波折，卻也閱歷無數世事，成為一代大文豪。蘇軾的著作《東坡志林》，同樣也是經過繁雜的流傳過程，才能存至今日。因此本章先述蘇軾的生平，言蘇軾撰《東坡志林》之況，之後再細論《東坡志林》的版本流傳與版本特點。

第一節 蘇軾生平與《東坡志林》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一語說得好，而蘇軾與《東坡志林》正是此語的最佳寫照。《東坡志林》是一部收錄蘇軾隨手而成的筆記集子。在此書中，可見到最真實、最平易近人的蘇軾；因此，欲研究《東坡志林》一書，就得先認識蘇軾。本節即就蘇軾的生平，與其撰《東坡志林》的情形分述之。

一、蘇軾之生平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其一生起起伏伏，四處流離。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造就了蘇軾既大量又多樣的文學創作。以下則將蘇軾的一生，依其人生中重大事件的發生，劃分為四個階段略為說明。

(一) 眉州少年步仕途

蘇軾（西元 1036～1101 年），字子瞻，一字和仲，被貶黃州時，築室於「東坡」，故自號東坡居士。^(註 1)蘇軾在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元 1036 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

^(註 1) 蘇軾在蘇軾的〈墓誌銘〉中云：「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